

B

e

The Clifton Chronicles

克里夫顿纪事

C

a

r

e

f

u

l

小心你许的愿望

W h a t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妤 黎榕颖 张世茹 雷明朋 译

Y o u

W

i

s

h

F

o

r

英国国宝级作家 作品全球累计销量超过 2.5 亿册

7 次荣获“英国最畅销作家”殊荣

11 次荣登《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排行榜第一位

本书被《时代周刊》誉为新世纪的《福尔赛世家》

简体中文版
首次引进

 重庆大学出版社

小心你许的愿望

[英] Jeffrey Archer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妤 辜常颖 张亚茹 雷朋朋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First published 2014 by Macmillan
an imprint of Pan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Copyright © Jeffrey Archer 2014
The right of Jeffrey Archer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心你许的愿望 / (英) 杰弗里·阿切尔 (Jeffrey Archer)

著; 黄若好等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8

书名原文: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ISBN 978-7-5689-0360-8

I. ①小… II. ①杰…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1042号

小心你许的愿望

XIAOXIN NIXUDE YUANWANG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辜常颖 张亚茹 雷朋朋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文卫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邹 忌 责任印制: 邱 瑶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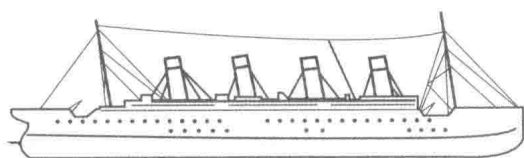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91 千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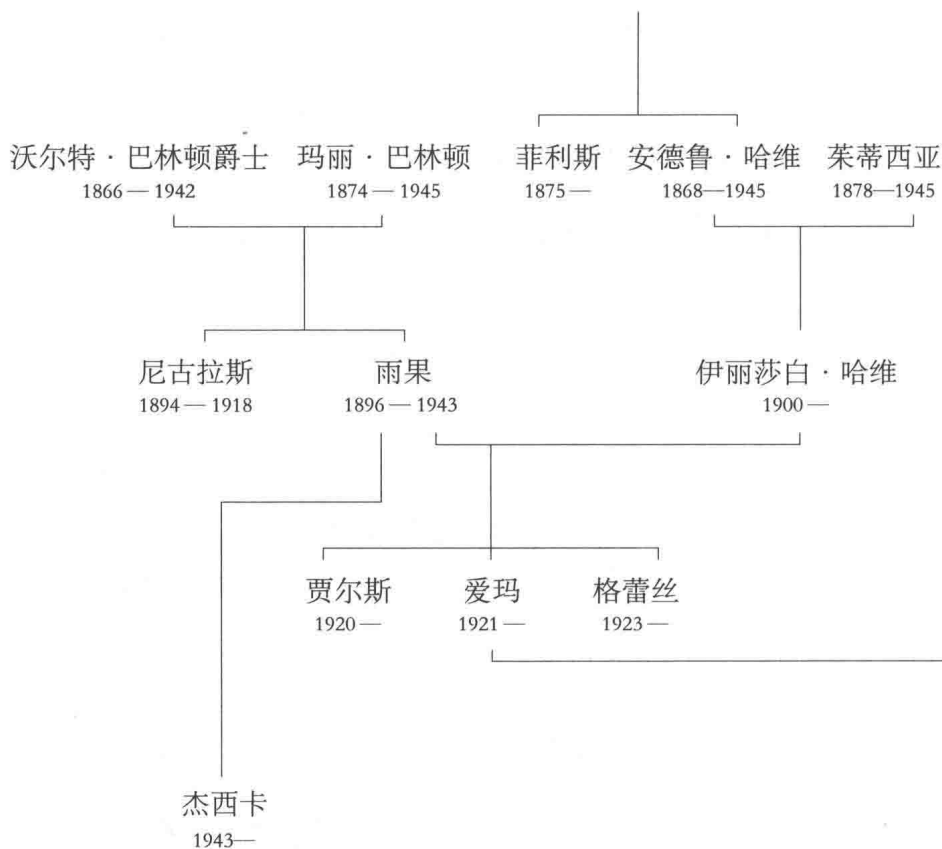
ISBN978-7-5689-0360-8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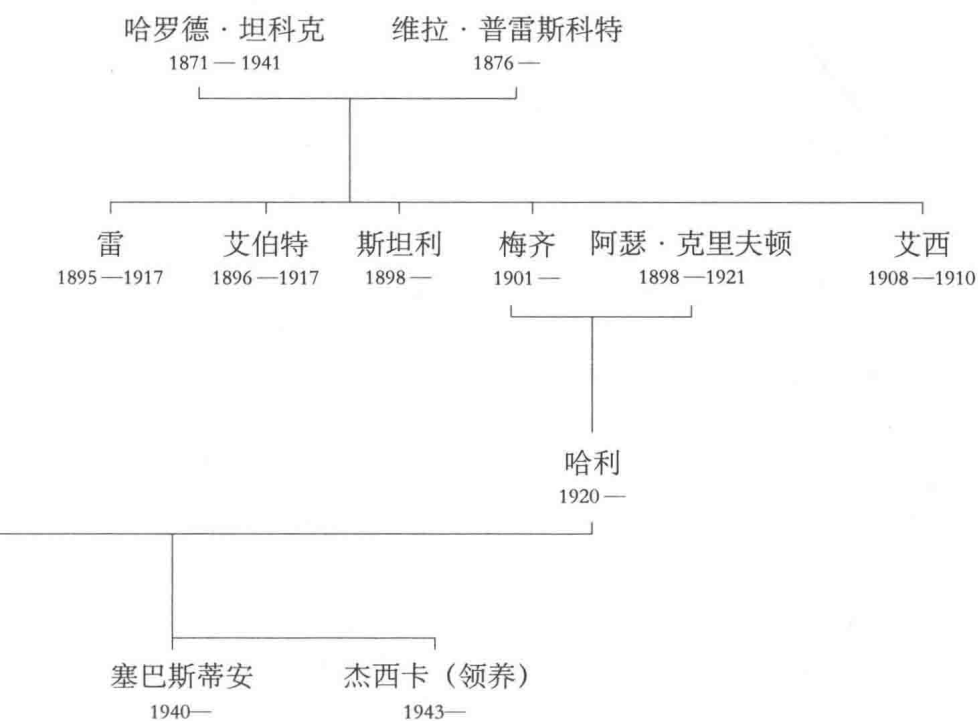
The Clifton Chronicles
克里夫顿纪事



巴林顿家族



克里夫顿家族



序 章

塞巴斯蒂安紧紧抓着方向盘，后面的卡车撞上了名爵的后保险杠，推着车身向前冲去，车牌已被撞飞到空中。塞巴斯蒂安想要往前多移行两英尺，但他只要一加速就会撞上前面的卡车，此时的名爵如同一架六角大风琴被前后两辆大卡车紧紧夹着，挤压在大道中央几乎无法动弹。

过了几秒钟，后面的大卡车再次猛烈地向名爵撞去，推着它离前面的卡车不到一英尺。等后面的卡车第三次撞向他们时，塞巴斯蒂安突然想起布鲁诺的话，“你确保你做对决定了吗？”他看了一眼他的朋友——布鲁诺，发现他此刻已吓得脸色惨白，双手正紧紧抓着汽车的仪表盘。“他们要杀死我们，”他尖叫道，“天啦，塞巴，快想想办法！”

塞巴斯蒂安绝望地看着对面南向的车道，那边的车辆川流不息，平稳地朝相反方向行驶着。前面的卡车开始减速时，他意识到，如果想要死里逃生，就一定要作决定，要快！他扫了一眼对面车道，奋力搜索着一条求生通道。后面的卡车第四次撞了上来，他知道他已别无选择。

突然，他坚定地用力向右打着方向盘，全速跨过路旁草地，直接冲向迎面而来的车辆。塞巴斯蒂安加大油门，内心祈祷着他们能在对面的私家车撞上来之前抵达前方的安全地带。

迎面而来的货车和私家车都踩了急刹车，急转方向盘成功地避开了名爵，与他们擦身而过冲向了前方的道路。有那么一瞬间，塞巴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却发现前方突然出现一棵大树。他双脚立刻松开油门，并用力向左转动方向盘，但为时已晚。塞巴斯蒂安最后的记忆是布鲁诺的尖叫声。

哈利和爱玛

1957—1958

1

哈利·克里夫顿被电话铃吵醒了。

他正做着梦，却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说不定梦见的就是这急促的金属音铃声吧。他不情愿地翻了翻身，床边闹钟的绿色磷光指针指向早上六点四十三分。他笑了，心想这个时候会给他打电话的只能是她了。他接起电话，睡意朦胧地低语道：“早上好，亲爱的。”过了好一会儿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回应，哈利想着是不是宾馆话务员把电话接错房间了。他正打算挂掉电话时却听到了哭泣声。“爱玛，是你吗？”

“是的。”电话那头回答说。

“怎么了？”他柔声问道。

“塞巴斯蒂安死了。”

哈利没有立即回应，他宁愿相信自己还在睡梦中。最终，他开口道：“怎么可能呢？就在昨天，我还跟他说话来着。”

“他是今天早上出事的。”爱玛一次只能勉强说清楚几个字。

哈利坐直了身子，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出了车祸。”爱玛抽泣着说道。

哈利极力保持镇定，等着爱玛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

“他俩正在去剑桥的路上。”

“他俩？”哈利反问道。

“塞巴斯蒂安和布鲁诺。”

“布鲁诺还活着吗？”

“是的，但现在还在哈洛的医院里，不知道能否撑得过今天晚上。”

哈利一把掀开被毯，双脚踩落在地毯上，浑身发冷，四肢乏力。

“我马上坐出租车去机场，赶第一班飞机回伦敦。”

“那我直接去医院，”爱玛说完，好一阵没再多说一句，哈利正想着是不是电话断线了，接着便听到爱玛低语道，“总得有人去辨认他的尸体。”

挂上电话，过了好一会儿爱玛才有力气站起来，她就像一名冒着狂风暴雨前行的水手，扶着边上的家具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房间。她打开客厅门，看见管家马斯登正垂头站在客厅里。老管家蜷缩着身子，只能依靠壁炉台支撑着自己。爱玛之前可从没见过他在哪个家人面前流露过半分情绪，所以刚才差点没认出他来。马斯登昔日里那副气定神闲的神情已被眼前残酷的死亡现实所击倒。

“夫人，梅布尔帮您把住宿行李箱收拾好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开车送您去医院吧。”

“马斯登，谢谢你，你太体贴了。”爱玛说这话的时候，马斯登为她打开了客厅前门。

马斯登扶着爱玛下楼，然后走到车子前，这可是他头一回扶着女主人。他为她打开车门，爱玛如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般坐在了车内的皮革垫上，马斯登发动汽车，把变速杆挂到一档，开始了从马诺尔庄园到哈洛亚历山大公主医院这段漫长难挨的旅程。

爱玛突然想起还没打电话告诉哥哥和妹妹所发生的一切呢。等今晚格蕾丝和贾尔斯身边没有人时，再给他们打吧，她实在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提及这揪心之事。此时此刻的锥心之痛，犹如刀绞。还有，谁来告诉杰西卡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了？她还会像以前一样吗？以前的她是个快乐的小女孩，总是满心崇拜地围着塞巴转，就像一只摇着尾巴的温顺小狗。一定还没有人告诉杰西卡这个消息，这意味着爱

玛不得不尽快回到马诺尔庄园。

马斯登把车停在当地加油站前场，周五下午这里通常都塞满了车。加油站的服务员发现克里夫顿夫人坐在绿色奥斯丁 A30 后座上，他抚了抚帽檐，可克里夫顿夫人未做理会，年轻人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加完油后他打开引擎盖检查了一下，完了他又抚了抚帽檐，只是马斯登没说一句话，留下六便士便驾车离开了。

年轻人看着车子消失在远处之后嘀咕道：“他们俩都怎么了？”

再次上路后，爱玛努力回想彼得学院招生导师告诉她这个消息时说的原话：“克里夫顿夫人，很抱歉地告诉您，您儿子在一起车祸中丧生了。”除了这个简单的通知，帕吉特先生似乎对其所知甚少，如他自己所言，他也只不过是报信的。

爱玛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她记得两天前就给儿子买了去剑桥的火车票，他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呢？是谁开的车，塞巴斯蒂安，还是布鲁诺？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轮胎爆了吗？还是撞到其他车了？她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帮她解答这些问题。

接完导师电话，没过几分钟，警察又打来电话问克里夫顿先生能否去医院一趟辨认尸体。爱玛解释说丈夫正在纽约参加小说巡展。早知道哈利第二天就会回到英国，她就不会答应替他去医院了。谢天谢地哈利是坐飞机回来，那样的话就不用耗五天时间在大西洋上暗自伤悲了。

马斯登驱车一路越过陌生的城镇：切本哈姆、纽伯里、斯劳，而唐·佩德罗·马丁内斯却时不时闪现在爱玛的脑海，不断惊扰她的思绪。有没有可能是他为了几周前发生在南安普敦的事情而伺机报复？不过，要是车内的另外一个人是马丁内斯的儿子布鲁诺，那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

马斯登驱车离开西线大道，拐向北方，朝着伦敦—爱丁堡 A1 号国道方向驶去，这时爱玛的思绪又回到了塞巴斯蒂安身上，就在不久前，他也曾开车经过这儿。爱玛曾在书中读到过：“任何人遭遇不幸时，都只想让时光倒流。”爱玛也不例外。

他们的车继续在大道上急驶，塞巴斯蒂安以往的点点滴滴不断涌

现在爱玛的脑海。她回想起了塞巴的出生，那个时候哈利还在世界另一端的监狱里；塞巴在八个月零四天大的时候学会了走路，他学说话时说的第一个词是“more”；他上学的第一天，哈利还没来得及刹车，他就已经从车里跳了出去；后来在比奇切克罗夫特修道院，校长想要开除他时，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又给他了一个留校察看的机会。太多的期待，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可转瞬间一切都成了过去。最后，她想起来自己所犯的致命错误：那就是答应内阁秘书卷入政府的计划，以便将唐·佩德罗·马丁内斯绳之以法。如果她拒绝艾伦·雷德梅恩爵士的请求，她唯一的儿子就不会死。如果，如果……

他们到达哈洛郊区时，爱玛瞟了一眼窗外，瞧见有路标指引去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她试图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眼前应关注的现实。几分钟后，马斯登驾车穿过一扇常年敞开着的熟铁大门，来到医院正门。马斯登开车进去找停车位，爱玛下车朝前门走去。

她告诉年轻接待员自己的名字，女孩脸上灿烂的笑容瞬间消失了，转而浮现出了一丝怜悯。“克里夫顿夫人，麻烦您稍等一下，”她拿起电话说，“我通知一下欧文先生，就说您来了。”

“欧文先生？”

“今天早上您儿子被送过来时，正是他值班。”

爱玛点点头，焦躁不安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脑子里闪过乱七八糟的想法，打破了原本混乱的记忆。谁，为什么，什么时候……直到有一位衣领挺括、衣着干练的护士询问她时，她才停下了脚步。“您是克里夫顿夫人吗？”爱玛点点头。“请跟我来。”

护士领着爱玛穿过一条绿墙走廊。她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话说回来，她们之间又能讲些什么呢？她们在一扇标有“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威廉·欧文先生”的门前停了下来。护士敲敲门，打开后站到一边请爱玛进去。

一位高高瘦瘦的秃顶男人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有如殡仪员那般悲伤。爱玛都怀疑他曾经是否笑过。“下午好，克里夫顿夫人，”他说道，并请爱玛坐到屋里仅有的一张舒服椅子上，“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悲伤的情境下见面。”他继续说道。

爱玛对眼前这个人顿生怜悯之情，这样的话他一天得重复多少次呢？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很不容易。

“有不少资料得麻烦您填写一下，但在填写之前，恐怕得给验尸官交一份正式的确认书。”

爱玛低下头，放声痛哭，心中后悔没有听从哈利的建议，由他来完成确认爱儿尸体这份撕心裂肺的任务。欧文先生急忙从桌后起身奔向爱玛，俯身对爱玛说：“克里夫顿夫人，真的很抱歉。”

哈罗德·金兹伯格真是体贴又周全。

哈利的出版商已为他预订了第一班伦敦航班头等舱。哈罗德心想，这个可怜的男人在飞机上肯定无法入眠，但至少能让他舒服些。他觉得现在不宜告诉哈利有关出版的好消息，他只是让哈利转达他对爱玛诚挚的问候。

四十分钟后，哈利退房离开皮埃尔酒店，发现哈罗德的私家司机早已等候在人行道上，等着开车送他去埃德尔维尔德机场。哈利爬进加长轿车后座，这个时候，他不想同任何人说话。他不禁想起了爱玛，想到她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他不想让爱玛独自一人去辨认儿子的尸体，或许医护人员会建议爱玛等他回来再一块儿去面对吧。

哈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是第一批乘飞机直接穿越大西洋的乘客，他脑海里只有自己的儿子。塞巴曾经如此期待去剑桥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然后就可以……哈利随即又想到了塞巴的语言天赋，塞巴想加入外交部，或者做一个翻译家，甚至还有可能当老师，要不就是……

飞机起飞之后，面带微笑的空姐为他端来了香槟，但哈利拒绝了，此时此刻她又怎会知道哈利笑不出来呢？

哈利没有跟空姐解释为什么自己既不想吃东西也不能入睡。战争期间，他曾经潜入敌军后方，训练自己仅仅依靠因恐惧刺激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分泌，就能支撑自己持续保持三十六小时的清醒状态。哈利心里很清楚，不见到儿子最后一面是不可能睡得着的，他甚至怀疑，这种因绝望而引发的肾上腺素，会不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让自己无法安眠。

欧文先生领着爱玛静静地穿过一条阴森森的走廊，在一扇紧闭的大门前停下了脚步，布满卵石细砾的玻璃板上写着黑色大字“太平间”。欧文先生推开门，站到一边请爱玛进去。接着嘎吱一声，门关上了。温度的骤变让爱玛不禁打了个冷战，她注视着房间中间的手推床，可以看到床单下她儿子尸体的模糊轮廓。

一位穿白大褂的助理站在手推床的床头，没有说话。

“您准备好了吗，克里夫顿夫人？”欧文先生柔声问道。

“是的，准备好了。”爱玛紧握着拳头坚定地答道。

欧文先生点点头，殡仪员掀起床单，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伤痕累累的脸颊，爱玛立刻认出，然后尖叫着跪瘫在地，抑制不住地啜泣起来。

欧文先生和殡仪员对于这一反应一点儿都不惊讶，他们早已料到一位母亲面对自己逝去的儿子时必然会是这种反应。但是当他们听到爱玛平静地说出“那不是塞巴斯蒂安”时，都惊呆了。

2

哈利乘出租车来到医院，很惊讶地看到爱玛在医院大门口等着他。爱玛朝他跑过来时，他更讶异地发现爱玛居然一脸欣慰。

“塞巴还活着呢。”爱玛还未跑到哈利身边就早已大声喊了出来。

“可你告诉我——”爱玛搂住哈利时，哈利开始问道。

“是警察弄错了，他们以为是车主在开车，这样的话塞巴应该是在副驾驶座位上。”

“那么是布鲁诺坐在副驾驶座上喽？”哈利平静地问道。

“是的。”爱玛感到一丝内疚。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哈利松开爱玛并问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

“警察一定已告诉马丁内斯是他儿子活下来了，但他终究会发现死的是布鲁诺而非塞巴斯蒂安。”

爱玛低下了头。他们走进医院时爱玛说道：“可怜的孩子。”

“除非……”哈利没有说完又平静地转问道，“那塞巴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状况如何？”

“恐怕糟透了。欧文先生告诉我说他身体多处骨折，看样子得在医院住上几个月，而且有可能他以后都要与轮椅为伴了。”

“我只庆幸他还活着，”哈利一边搂着妻子的肩膀一边说道，“能让我见见他吗？”

“可以的，但只能待上几分钟，亲爱的，要当心，他现在被石膏和绷带裹着，可能你都认不出来了。”爱玛拉着哈利的手，领他来到二楼，在那儿，他们碰上一位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女士，手头忙碌着，偶尔给同事下一道指令，视线却一刻也不离那些病人。

“我是普迪科姆。”她伸出手自我介绍道。

“她是护士长。”爱玛低语道。哈利跟她握手并问候道：“你好，护士长。”

身材矮小的护士长没再多说什么，便领着他们穿过贝文沃德病房，两排整洁的病床上都已住满了病人。普迪科姆女士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房间最里面的病人跟前才停下来。围帘里边就是塞巴斯蒂安·阿瑟·克里夫顿，护士长拉开围帘。哈利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塞巴在床上平躺着，左腿吊着滑轮，右腿裹着石膏，头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注视着父母，但嘴巴没有动。

哈利弯腰亲吻塞巴的额头，这时塞巴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布鲁诺怎样了？”

“很抱歉，在两位经历这一切惊吓之后，还得询问你们几个问题，”检察长迈尔斯说，“如果不是非常必要，我也不会多此一举了。”

“为什么说是很有必要呢？”哈利问道，他对侦探及其提取信息的方式并不陌生。

“我仍然无法相信在伦敦—爱丁堡 A1 号国道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你在暗示什么？”哈利直视着侦探问道。

“我没有暗示什么，先生，但我们的稽查员已经彻底检查了这辆车，有一两个细节很是怪异，太不合常理了。”

“怎么说？”爱玛问道。

“首先，克里夫顿夫人，”迈尔斯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您儿子会穿过马路中央分道区，很明显在那边会有被迎面驶来的车辆撞到的危险。”

“也许是车出了故障呢？”哈利猜想道。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迈尔斯回答道，“但尽管车遭到严重损坏，可车胎却一个都没有爆，方向盘也完好无损，这在此类事故中几乎从未有过。”

“那也没有证据认定是一起犯罪案件啊。”哈利说。

“的确是这样，先生，”迈尔斯说，“就这个事故本身来看，还不足以让我感觉有必要敦请验尸官将此案提交检察官。但有一位证人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

“他说了什么？”

“是她，”迈尔斯翻阅了一下笔记本说，“一位自称是查利斯太太的女士告诉我们她被一辆敞篷名爵（MG）超车，当这辆 MG 敞篷经过三辆在内车道行驶的卡车时，前面的那辆卡车突然移到外车道行驶，但这辆卡车前面并没有其他车辆。这就意味着 MG 的司机必须突然刹车。但第三辆卡车也明显毫无缘由地突然移到了外车道，可中间的卡车维持原来的速度在内车道行驶，这就使得这辆 MG 没有办法超车或移到内车道的安全地带。查利斯夫人还说，这三辆卡车就这样围着这辆 MG 行驶了很长时间，”侦探继续道，“直到它莫名其妙地横穿中央分道区，撞到了对面迎来的车上。”

“你们审问过那三个司机了吗？”爱玛问道。

“没有，我们还没找到他们，克里夫顿夫人，不过您可别以为我们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真是不可思议。”哈利说，“谁会想要杀死两个无辜的孩子呢？”

“克里夫顿先生，要不是最新发现布鲁诺·马丁内斯原本是不打算陪您儿子去剑桥的，我也会跟您有同样的想法。”

“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的女朋友——桑顿小姐提到她那天原本计划和布鲁诺一起去电影院的，但由于感冒，她不得不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这次约会，”这位检察长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把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眼睛直视着塞巴斯蒂安的父母问道，“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伤害你们的儿子吗？”

“不知道。”哈利说。

“知道。”爱玛说。

3

“这次要确保完成任务。”唐·佩德罗·马丁内斯近似喊道，“这次应该不会太难，”他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向前倾，继续补充道，“昨天早上我都能毫无阻碍出入医院，到了晚上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多了。”

“您想怎么处置他？”卡尔如是问道。

“割开他的喉咙，”马丁内斯说，“你只需要一件白大褂，一个听诊器，一把手术刀。但要确保它够锋利。”

“割开小鬼的喉咙可能不太明智，”卡尔建议道，“不如用枕头闷死他，让他们以为他是死于伤痛。”

“不。我想让这个家伙慢慢地、痛苦地死去。事实上，越慢越好。”

“老板，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我们不能留给侦探任何线索。”

马丁内斯看上去有些失望。“那好吧，就让他窒息而死吧，”他极不情愿地说道，“但要尽可能延长他临死前的痛苦。”

“要叫上迭戈和路易斯吗？”

“不用，我想让他们以塞巴朋友的身份参加葬礼，这样他们就可以回来给我汇报哈利那边的情况。我也要让他们尝尝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丝痛苦，尤其当我得知生还者不是布鲁诺时。”

“但是——”

唐·佩德罗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喂？”